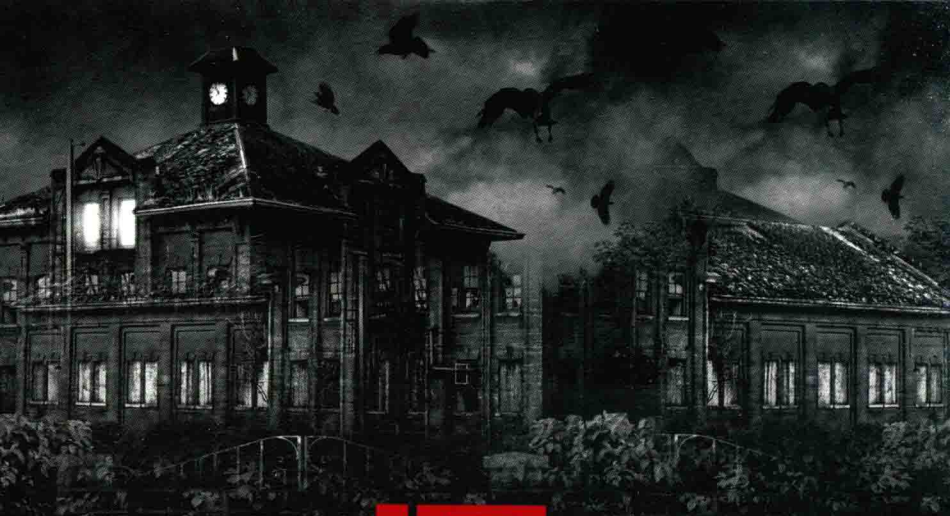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深度睡眠

赤蝶飞 / 著

一念毁灭，一念救赎。

作家出版社

深度睡眠

赤蝶
飞飞
／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度睡眠 / 赤蝶飞飞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7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9333-1

I. ①深… II. ①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8976号

深度睡眠

作 者: 赤蝶飞飞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特约编辑: 赵 衡 李 翠

装帧设计: 荆 明 吴 迪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80千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33-1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首卷：厄

一 复活 / 1

二 患城 / 4

三 分歧 / 8

四 十里香 / 11

五 手机 / 14

六 诡影 / 17

七 Satan的邀约 / 21

八 数字代码 / 25

九 绝望者联盟 / 29

十 参照物 / 32

十一 断桥 / 35

十二 食人鳄 / 39

十三 多出的一人 / 43

十四 真心话大冒险 / 47

十五 毒刺 / 50

十六 测试 / 54

十七 盗梦 / 58

十八 教堂 / 62

十九 动物公墓 / 66

二十 疑点 / 70

二十一 脚印 / 73

二十二 日记本 / 77

二十三 四年前的逃生游戏 / 81

二十四 豁免权 / 85

二十五 调包 / 88

中卷：噩

二十六 宴席 / 93

二十七 诡秘面具 / 96

二十八 俘虏 / 100

二十九 放虎归山 / 103

三十 废墟 / 107

三十一 离宫 / 110

三十二 象头吊坠 / 114

三十三 红衣男尸 / 118

三十四 590328 / 121

三十五 消失 / 125

三十六 水底的女人 / 128

三十七 千年诅咒 / 132

三十八 传闻 / 136

三十九 坦白 / 139

四十 失明 / 142

四十一 闫姐身上的秘密 / 146

四十二 数字再现 / 149

四十三 电视台 / 153

四十四 可疑IP / 157

四十五 被恢复的资料 / 161

四十六 真人秀 / 165

四十七 周阳 / 168

四十八 隔空催眠 / 172

四十九 飞鸽传书 / 176

五十 停电 / 180

尾卷：愕

五十一 DV视频 / 185

五十二 不该被囚禁的人 / 188

五十三 门 / 192

五十四 笏竹王妃 / 195

五十五 冰晶玉棺 / 198

五十六 受困 / 201

五十七 监控镜头 / 205

五十八 删除的短信 / 208

五十九 真实的噩梦 / 212

六十 坠梯 / 215

六十一 鱼你相遇 / 218

六十二 异象 / 221

六十三 讖局 / 224

六十四 蛇群 / 227

六十五 地洞 / 230

六十六 磷火 / 233

六十七 碎骸 / 237

六十八 棺身文字 / 241

六十九 引蛇出洞 / 245

七十 机关 / 249

七十一 尸骨无存 / 252

七十二 生死时速 / 255

七十三 错位 / 258

七十四 李代桃僵 / 262

七十五 深度睡眠 / 265

七十六 撕裂的世界 / 268

一 复活

也许一年多以前，她的肉体就已经死掉了。

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，在数百人错愕惊惶的目光中。凄厉的枪响和暗红的飞沫成为她最后一缕记忆。

从那一刻起，世界便陷入浓稠的黑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又出现亮光，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，但不是天堂，也肯定不是地狱。此刻，她眼睛正对应的是一扇巨大的玻璃窗，一群黑色的鸟儿正迅速从窗边掠过。外面的天空云谲波诡，昏暗里不时散发出青白色的光，辨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。

她用胳膊支撑慢慢从布满灰尘的地板上爬起，摇摇晃晃挪到窗前。借助大片乌云的映衬，她从玻璃中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。那女人顶多二十四五岁，杏眼薄唇长得还算好看，就是皮肤略略显黑，短发稍显蓬乱，左颊还有一小片瘀青。

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年轻女人做了相同的动作。随即，她又低头看了自己的衣着（玻璃中的映象模糊不清）：上穿一件梨花白翻领衬衣（沾有灰尘和血渍），下穿深蓝色紧身牛仔裤（左侧裤脚有撕

裂），脚蹬黑色镶红边的耐克运动鞋（挂有草叶和木屑）。

我是谁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她抱着脑袋闭上眼睛拼命回想，与此同时，脑袋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。——她的头受伤了，更糟糕的是，她什么都想不起来。睁开眼睛，玻璃上似乎涌过一大摊猩红的血沫，鼻孔中满是子弹摩擦枪膛产生的硝烟味。

她仿佛能感觉到，滚烫的子弹正撕裂她的肌肉和血管钻入骨髓深处，巨大的冲击使她无法自控地向前栽倒。玻璃支撑了她，随即，外面的世界抛出一个冷冰冰的答案：这是人间，此刻她正站在一座超高建筑的顶端！

一年多后，她在现实世界里复活了。可谁能告诉她，除了枪声、血沫和永久无法弥散的死亡气息，前世的其他记忆都哪儿去了？

眼前是个360度的巨型观光窗，环绕一周，她收获了周边环境的全貌：这是一座规模很小的城市，整体轮廓像一只从高空俯冲下来的鸟，鸟嘴处建了个月牙形的体育场，左右两翼分别环绕着博物馆、政府办公大楼、医院和广播电视台样的建筑，腹部散落着影院、学校、购物广场，还有一座拜占庭式的教堂，爪子是两个被道路分割成倒“山”字状的街心公园，城市周边林立着纵横交错的企业厂房和居民区，这座摩天大楼就位于大鸟的心脏。

可惜，鸟的尾部缓缓嵌入深山，脑袋歪在一侧，脖颈僵硬两腿蜷缩羽毛凌乱：它是一只摔死的鸟。

耳朵里传来急促的脚步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很快，不远处的门被撞开了。一年轻男子托着一个昏迷的半老女人踉跄奔入，他把女人放到地上，反身把门掩好，抵靠在门板上一边大口喘息，一边紧张地望向窗外。

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发现窗外再次飞过一群黑色的鸟。其中一只飞出老远又折回来，仿佛嗅到一股特别的气息，张开翅膀拍打玻璃冲里面

吱吱尖叫。

不是鸟，像是蝙蝠，却看不出具体属哪一种。她疑惑着靠近窗子，想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刚迈开一步，便听到背后那名男子的警告：“别过去，它们会吃了你！”

转过脸，这次，她特别留意了一下男子的相貌。对方三十出头，个头中等，长发微卷，嘴唇和下巴留着稀疏的胡须。他浑身湿漉漉的，过气的格子衬衫和白色休闲裤紧贴着瘦削的身体。

“这是一座死城。”男子喘息片刻，情绪稍稍安定，他靠着门板滑坐在地，嘴里喃喃自语，“它想把我们活活困死在这里。”

“谁？”她问。半老女人昏迷不醒，该男子是她了解这个陌生世界的唯一窗口。或许，他就掌握着自己想要知道的所有秘密。

许久，男子才把目光从窗玻璃移到她身上：“一只魔鬼。”

二 患城

这时，外面再次传来脚步声。

小胡子（暂且这么称呼）警惕地站起来，从玻璃窗下抄过一只废弃的长筒望远镜，躲在门后，摆出随时准备攻击的架势。

门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更加年轻的男子。初看见他，感觉有几分熟悉，但很快，这点模糊的印象就在她的头脑里消失了。

来者握了根细长的铁棍，与从门后冲出的小胡子紧张对峙。

小胡子上下打量对方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到这儿干吗？”

来者同样疑窦重重：“我还想问你呢，Who are you（你是谁）？！”

对峙仅持续了几秒钟，因为他们从彼此身上嗅到同一股惊惶、落魄和茫然的气息。

“鲁茜？”年轻男子朝这边看过来，随即显得十分惊讶，“你怎么也被弄到这儿了？”

他在叫我？鲁茜是我的名字？她怔在那儿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“我是岳山啊，英文名Leo，你不认得我了？”迎着对方困惑的目

光，自称岳山的男子显得颇为尴尬。

小胡子看了鲁茜一眼，率先放弃对峙。

岳山丢掉铁棍，跑过去一把抓住鲁茜的双臂，显得非常激动：“回国后我到处在找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！”

小胡子将门关好，嘴里嘀咕道：“原以为只有我们三个倒霉鬼，结果又冒出一个。”岳山只顾关心眼前的姑娘，他明显感觉到了对方的异常：“What's happened（发生了什么事）？你身上咋这么多血，哪儿受伤了我看看？”

鲁茜仔细端详眼前这个有点混血特征的小伙子。他一头酒红色的碎发，左耳戴银质耳钉，上披长款驼色风衣，里面是米色圆领T恤，下穿黑色修身牛仔裤，脸上虽染了不少脏污，却依然看起来英姿勃勃、贵气十足。

可是，无论她怎么努力，都无法从记忆的存盘搜索到有关岳山的一丁点信息。她头痛欲裂，眼前一阵晕眩。

岳山忙把她揽在怀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一定把你带离这个鬼地方！”

“你有把握逃出去？”小胡子下巴挑向岳山，神色中三分试探，七分讥讽。

岳山没有回答，很显然，他不过逞一下口舌之强。

鲁茜由此可知，两位男生对这座城市的情况已有所了解，换言之，他们眼下的处境可能真的非常糟糕。

鲁茜轻轻推开岳山，示意自己没事，然后问一旁的小胡子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张苍，张飞的张，苍凉的苍。我爸喜欢看曲剧《卷席筒》，就给我取了个跟男主角一模一样的名字。”小胡子介绍完，举起望远镜走到窗边，朝蝙蝠停留的地方用力杵了一下，蝙蝠扑棱着翅膀飞走。

“她又是谁？”鲁茜视线转向地板上的半老女子。

“我也不认识。”张苍瘪了瘪嘴，反过身背靠窗玻璃，“我们三个最初都在一楼，我第一个醒过来的，那时候还是上午。见你们喊也喊不醒，我赶紧出去找人。结果是座空城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也看不到街道名称和其他任何有关地理位置的标识，城市外缘的布局就像一座迷宫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地方三面环水，水还很大，唯一连接外部的桥梁也坍塌了。而另一边，是一望无际的深山老林，天知道通往什么地方。”

岳山跟着叹了口气：“Most deadly（最要命的），连部电话、手机都没有，好不容易从一家门面房里找到台没有密码的旧电脑，打开了却上不去网！我还在河里发现不少动物残肢，感觉整个城市的水源都被污染了，貌似水里还有鳄鱼！”

“傍晚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成群的蝙蝠，逮人就咬。”说着，张苍捋起袖子，展示了手背和小臂上的伤口，“我见过吸血蝙蝠，可这玩意儿比吸血蝙蝠还要厉害得多！”

“我也是。”岳山拉开风衣的领子，让鲁茜看他修长的脖颈，“瞧瞧，这是要吃人的节奏！Fuck！”

鲁茜看到，对方皮肤和发际连接的地方有几道血口子。但她的目光并未在那儿停留太久，也未出言抚慰，这使岳山感到有些落寞。

张苍接着说：“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座观光塔，也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。其他楼层的玻璃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，只有这上面的最为完整。为防止蝙蝠从外头钻进来咬人，我把你们从一楼挪到了这儿。”

岳山再度插口，试图引回鲁茜的关注：“观景台一般用的都是钢化夹胶玻璃，抗震抗冲击能力强。所以，我才从教堂那边冒险跑过来，还好高速电梯没坏，不然，70多层楼非要把人活活累死。”

鲁茜的目光仍在张苍身上：“你真的见过它？它是个什么人，或者……东西？”

张苍脸上的平静消失了，又开始变得惶恐不安。

“是的，我真的见过它。”半老女人不知何时醒了过来，她垂着松弛的眼皮，用极其幽怨的声调接过话茬，“它是一个可怕的魔鬼。”

三 分歧

三人一同看去，见半老女人已从地上坐起。她小心拨开耷拉在额前的一缕乱发（沾有玻璃碎碴和血渍），一边整理粉紫色带浅白条纹的对襟睡袍，一边继续幽幽地说：“我洗完澡正拿吹风机吹头发，它突然从镜子里出现。”

“它说它是Satan的使者，要带我接受什么审判，边说边拽住我的头发死命往镜子里拖。我听到玻璃碎裂的声响，紧接着脑子一蒙，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我敢肯定，一定是它把我弄到了这里。”

岳山与张苍听了面面相觑。

鲁茜继续问：“它长什么样子？”

半老女人个子不高体形略胖，此刻仍旧垂着松弛的眼皮：“记不清了，总之非常可怖。”说完，她想要站起身，却发现脚上没有穿鞋。

张苍愣了一下：“哦，你的拖鞋好像还在一楼，我去拿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半老女人止住他，而后抬起眼皮盯着对面的鲁茜，“你相信鬼吗？”

鲁茜目光一凛，想了一会儿，她回答说：“如果连模样都记不清

楚，就更不会记得它在身前还是身后。另外，从后面推和从前面拽，那么短的时间从镜子里是很难辨别的，错觉会影响到你的判断。”

半老女人转着眼珠，大概在回想当初的细节。

“你是个警察吧？”半老女人缓缓起身，光脚走到鲁茜面前，“又或者，是个心理医生？”

我是干什么的？鲁茜的头又开始疼了，她本能地转望张苍，后者是她在这个陌生世界看到的第一个人。张苍茫然地耸了下肩，目光转向岳山，因为岳山跟她熟识，有可能知晓她的一切。

结果，岳山却结巴起来：“是……是吧鲁茜，我记得我到德国留学那年你正读公安大学，你的梦想，不就是做一名警察吗？”

鲁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继续追问张苍：“你说的那只魔鬼，又是什么样子？”

张苍咽了口唾沫，他朝窗外张望了一下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天已经黑了，大家还是考虑下水和食物的问题吧，咱不能活活饿死在这儿。”

“肯定不会死在这儿，只是我们暂时没找到出口而已。”岳山瞟了张苍一眼，对身旁的鲁茜说，“教堂附近有家超市，中午我进去过，里面遗留不少东西，如果不介意保质期，至少还是可以填饱肚子的。”

半老女人透过窗子看到了此地与教堂的距离，便犹豫着说：“像这类观光塔，一般都设有餐馆咖啡厅什么的，咱们找一找，也许冰箱里还储存有吃的。”

张苍附和道：“是啊，何必舍近求远？”

岳山冷哼一声：“这座城市看样子被废弃至少有一两年时间，就算不曾断电冰箱还能正常运转，里面的食物也被细菌分解差不多了。你们觉得有意义吗？”说完，他转头看向鲁茜，意在争取她的支持。

正如前者期待，鲁茜点了点头：“到超市吧，食物和水是一方面，我们还要想办法尽快与外界建立联系。”

“欸——”半老女人仿佛要转变态度，“既然东西没清完，说不定还会有衣服什么的，可以换换。”

“中午进去的时候，好像看到有衣服。”岳山可不愿放弃潜在的支持者，“瞧，阿姨还穿着睡袍呢，多不方便。”

半老女人似乎对“阿姨”这个称谓比较介意：“我姓闫，还是叫我闫姐吧。”

“Yes, all right (对对对)！”岳山随机应变道，“都怪我眼拙，姐还那么年轻，怎么能称阿姨呢。”

“不年轻，今年都五十一了。”话虽如此，闫姐的表情看起来还是很受用的，“超市离这儿有段距离，咱们早些过去吧。”

张苍被孤立了，但他仍不打算离开。他认为，这座高塔才是安全之地。

“城郊不远就是山林，又荒废这么久，地下超市不像这儿居高临下有险可守，万一藏个豺狼虎豹的，那不是……”张苍把“自寻死路”四个字咽了回去，“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嘛。再说，外面还有那么一群鬼东西，怎么出去……”

岳山巡视窗外，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早都回去趴窝了，二百米范围内一只都没有。”

“凭什么相信你？”张苍朝外面看了看，挺起脑袋走到岳山跟前，嘴巴几乎咬到对方鼻子尖，“外头黑漆漆的，难道你长着夜眼？”

岳山比张苍高出近半头，自然不惧对方的挑衅：“还真被你猜中了，我的夜视能力好得很。在德国，有专门的实验室对我进行研究呢！不愿走你一个人留这儿，我们走！”

四 十里香

“行了！”鲁茜做了个暂停的手势，近前几步奉劝张苍，“就趋利避害的原则，最开始的位置，即便不是陷阱，也一定不是最安全的。”

见张苍态度软化之后，鲁茜又对岳山说：“找一些油和布料，准备几支火把，遇到蝙蝠群就用火把驱赶它们。”

“No problem(没问题)！”岳山紧了一下风衣，“楼下有几个汽修站，很容易搞到汽油。”

鲁茜转向闫姐：“那我们出发吧。”

因为年久失修，高速电梯运行中不停嘎嘎作响令人心惊，还好一路无恙。

一楼是个儿童体验式乐园，大多设备已搬走，只剩部分残件及悬在墙上的几幅宣传照，跟地板一样，都覆了层厚厚的灰尘。

闫姐找着自己的拖鞋，想到不远处的盥洗室喝点水，顺带清理一下弄脏的手脚，岳山赶忙拦住她，警告说地下水可能已遭污染千万碰不得，前者听了显出惊骇之色。

鲁茜站在墙下，用找来的旧布擦掉照片表面的灰尘，希望从中寻